

# 远去的记忆：麻地沟刀山会口述史调查

劲 草 胡文平

**【摘要】**青海民和麻地沟一带原有演出目连戏的习俗，以演员赤脚上真“刀山”为特色，故当地乡民又将这一活动称为“刀山会”。它曾是陕甘宁青川等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间演出活动，闻名遐迩。本文以口述史的方法，动员老艺人回忆并力图重显最后一次刀山会演出的情况。麻地沟刀山会的剧本内容可说是非常独特，表演方式别具一格，在演出过程中举行的各种仪式也很值得研究。总之，麻地沟刀山会演出，对于考察目连戏的渊源流变、目连戏与目连宝卷的关系，研究民间戏剧与民俗以及乡村祭祀还愿戏与庙会社火如何巧妙结合等等，均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这一民间文化遗产亟待抢救。

**【关键词】** 麻地沟；刀山会；目连戏；目连宝卷

**【中图分类号】** K892.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06)03—0108—07

麻地沟村位于民和县城西南约20公里处，属西沟乡（原属东沟乡，后与西沟乡合并）管辖。全村有220户人家，987人，全部为汉族。主要姓氏为刘、王、李、蒲、袁、范、宁、石等。麻地沟三面环山，东临袁家山（又名荒草山），南对积石山（又名拉鸡山、南大山），西靠大龙山。在大龙山之颠，有一座汉传佛教的寺庙，名能仁寺。麻地沟一带搞社火和刀山会活动均是以大龙山能仁寺为中心进行的。这里原有演出目连戏的习俗，从正月十五始，连演半月。它虽也演绎着目连救母的故事，但是以演员赤脚上真“刀山”为特色，所以，当地乡民又将这一活动称为“刀山会”。麻地沟“刀山会”曾是陕甘宁青川等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间演出活动，闻名遐迩。

为深入了解刀山会及目连戏，我们赴民和县县城与麻地沟进行了多方调查。主要以口述史的方法，动员老艺人回忆最后一次刀山会演出的情况，并对能够演唱的曲目进行了录音整理，同时搜集《目连宝卷》手抄本并加以校点。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 一、关于演出前的准备活动

据介绍，早先麻地沟一带年年在正月十五搞娱乐活动。三年为一周期，其中两年办社火，一年办刀山会。清同治以后，因兵荒马乱，时局不稳，所以举办社火和刀山会的活动时间便没有规律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和民国五年（1916年），这里曾举办过刀山会。最后一次刀山会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

待抢救。近年来，青海省相关部门也曾多次作过考察，研究抢救及保护措施，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度缓慢。抢救、保护目连戏已成为青海省文化史上一项十分紧迫且非常必要的文化工程。保护文化遗产是连接民族关系的纽带和桥梁，是传承人类文明的功德之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我们期盼着将来麻地沟的目连戏能重现昔日之风采。但这项工作需要更多人的关注、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因此，抢救、保护目连戏的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 徐 明，男，《青海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研究方向：社会文化学。

冯彩莉，女，法学硕士，青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社会学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文化学。

万方数据

年)举办的,从正月十五起,至二月初一上完刀山后结束。此后的近60年里,就再也没有举办过这种活动。

1945年以前的刀山会演出情况,由于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参加的人员也都已离世,因此演出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从村民的回忆之中,只知道1908年的刀山会,上刀山的两个演员,即扮演刘氏夫人和黄风鬼的分别是石元年和王进禄;1916年,饰演刘氏夫人的换成了石韦陀保,而黄风鬼仍由王进禄扮演。对于1945年最后一次刀山会的演出情况,一些健在的演员和观众对此仍是记忆犹新。以下所记,是据村民介绍的最后一次举办刀山会的各方面情况。

### (一)各庄分工

社火或刀山会,均由乡社负责筹办。社是共同祭祖、共同维系的民间组织,也是办社火的组织机构,社有社头。麻地沟一带共有5个这样的乡社,即红官庄(包括红庄和官庄两个自然村)、张家庄、李家庄、蒲家庄、南方庄。而刀山会的“领导”叫会首,是由寺管会的8位大老者共同负责的,其下辖各庄均有会友参加。搞刀山会这样的活动,提前需要周密的组织,几个庄社也有明确分工。

红官庄负责演戏。因红庄、官庄的会友间有练武术的传统,以范把式(即范文翰的堂房爷爷)和茂临的武术为最好。故当地有这样的口头禅:“范把式的穗子七二的棍,茂临的大刀耍得俊。”会中许多青年人都是这两人的徒弟。基于这个原因,参演人员身上大都有真功夫,所以表演起来得心应手,身段漂亮,武打干净利落,很受观众欢迎。

张家庄负责磨刀。据说,刀要磨上七七四十九天。王存瑚老人至今还收藏着一把当时上刀山用过的刀。当老人将刀从古色古香的黑色木制刀鞘中抽出来时,见此刀表面虽有锈斑,但仍可看出其钢口甚好。此刀约1.5尺来长,4寸来宽,微呈弯状,故被称为柳叶刀。绑在刀山上共需116把这样的柳叶刀。另外,刀山之下还需摆放4口铡刀。在绑刀之前,张家庄的会友必须把这116把柳叶刀和4把铡刀共120把刀磨得锋快。上过刀山的演员在演出后曾对人说,脚踩着利刀,感觉绵绵的;脚踩稍钝的刀,感觉反而是扎扎的。

蒲家庄负责绑刀。绑刀山需要大批优质的木料,麻地沟一时找不出这样的材料,后从柴沟乡等地选了几棵又高又直的白杨树锯倒了,从雪窝子里拉了回来。演戏的戏楼坐落在大龙山下能仁寺以东的河滩里(在大炼钢铁时被拆毁),其坐北向南(由于山与河滩的走势,戏楼稍向西南偏)。戏楼南面有5亩左右的开阔地,刀山架便设在这片地中,距戏楼大约有60多米。绑刀之前,先在选定的地点挖4个两米左右的深坑,将4根粗圆木放入坑中埋实,成为两排刀梯。所谓刀山,就是这两排绑上刀的绳梯。刀梯高5丈8尺,每排梯子绑刀58把,每梯间隔1尺。刀是直上直下地绑,刀刃朝上。每层刀梯的两端,均留有手抓的绳环。两梯对接的顶端,平置木板一块,称之为“天桥”。每排刀梯之下,各摆放两把铡刀,称作“铁门槛”。每把刀的刀面以及铡刀上,都贴有阴阳先生以朱笔在黄表纸上所画的三道符。绑好刀后直至上刀山之前,这两排刀梯均用铁链子围捆好,接头处用一把将军不下马的大锁锁牢。

李家庄和南方庄负责化缘,筹措资金。今年73岁、曾当过教师的李有良先生介绍说,最后那次刀山会,是他爷爷负责化缘的。在决定办刀山会后,由于耗资较大,提前两、三年就要着手准备。除本会向各庄会员摊派外,还要去外地化缘募捐。募捐之前,会中的大老者派人到当地政府部门的负责人那里,向他说明外出募捐的目的,即麻地沟的乡民有人要祈福还愿,故要举办刀山会,需外出化缘筹措资金。在得到批准后,拿着批条,即可外出募捐化缘。化来的除钱以外,还有小麦、杂粮等。头一年募的钱粮不够,第二年接着募。除民和周边地区外,所去的地方有西宁的湟中县,甘肃的兰州、临夏,甚至远至西北五省。驻守在这里的军队也给了一些。所化的钱粮均有明细帐目,最后将钱粮帐簿交到官庄。这些钱粮,用于参演人员、工作人员的吃喝及劳务报酬。资料记载,当时会中共收粮食15石(22500斤),现金(纸币)1万多元。活动结束后,结余粮食7石3斗(10950斤),现金1000多元。这些结余的钱粮,后都归能仁寺使用了。

### (二)演员的准备

如前所述,麻地沟一带搞社火和刀山会活动均是以大龙山能仁寺为中心进行的。相传,该寺原属南京碧峰寺,洪武年间竹子巷的居民迁移时,将碧峰寺的神像一并西迁至此,并建寺供奉。百姓中有藏寺谱者(未见)。云谱中僧人排行与碧峰寺同是一脉——该寺每逢举办“刀山会”,戏台上贴出这样的对

刀刀数据

联“事出南京闺阁当鉴秽祟妇，迁入西省丈夫要学员外郎”可为佐证。清咸丰(一说同治)年间寺庙失火，大雄宝殿葬身火海，民国五年又重新建造。工程竣工时，曾铸大钟一口，上刻铭文，简记寺庙历史及修造原委。1958年大炼钢铁，寺庙被拆毁。除一口铜钟外，其余古物均荡然无存。1985年，当地群众靠集资募捐，又重新建造了能仁寺，现在的格局均仿先前。其中的“幽明教主地藏王菩萨殿”，主位供奉着地藏王菩萨，两旁站立着目连和傅相，其脚下是变为黑犬的刘氏夫人。韦托天神也立于菩萨旁边。此殿墙壁两侧的壁画为十殿阎君图，也称十王图。目连救母盖出于此。

平时，能仁寺负责处理一切佛事活动和当地民众的婚丧嫁娶等礼仪活动。每年庙会的筹办，是由会中的两位总管和大、小老者负责。若扮刀山会，寺里得负责安排上刀山的两位演员以及“保刀”的阴阳先生及其弟子的生活起居。

刀山会的参演人员虽为普通村民，但历次扮演刘氏夫人和黄风鬼的演员，即表演上刀山绝技者，或是因为家中亲人重病缠身，危在旦夕，或是因为子嗣不延等原因，向地藏王菩萨许愿后，才上的刀山。如1945年那次刀山会，许存良就是因为没有儿子才去扮演刘氏夫人上刀山的。

上刀山的演员，从前一年的冬至那天起便不能回家，被接到能仁寺中居住。每天他们均香汤沐浴，忌吃五荤(包括葱、蒜、韭菜)，只吃五谷粮食及核桃、红枣等。除参加排戏、演出之外，其余时间他们就在寺中焚香、念经、打坐。

### (三)阴阳先生与《铁山镇》

除两位主演之外，还有一位“保刀”的阴阳先生是不能忽略的。当时，与麻地沟相邻的柴沟乡后山村朱家岭，住着一位远近闻名的阴阳先生，名李春辉，道号李合武。其兄弟也干这一行，但去世很早。他排行第二，人称李二师。乡民盖房破土之前，都要找这位阴阳先生去选定房基地并测算方位。据其孙李永胜回忆，李二师在最后那次刀山会活动的前一年冬至，便在他两个孙子的陪同之下，与手下的五六个徒弟住进了麻地沟的能仁寺。他们每天在寺中的雷祖殿、过亭殿、歇马殿等处打坐练功。早晚做道家的功课，包括念《天罡密法》、《三宫经》、《真武经》等。在绑刀之前，李二师先是对那一带地形进行勘测，选定了埋杆的方位。在大家准备挖坑之前他预言说，挖到几尺深时如挖到两块大石头，那么这个方位就选得准确。后来果然言中。挖好坑埋上木杆后，在李二师选定的黄道吉日那天进行绑刀。绑刀之前，李二师及其徒弟要作法事。刀山架所用的116把柳叶刀和4把铡刀，每把均贴有李二师以黄表纸所画的三道朱笔道符。除此而外，两个演员在表演上刀山之前要将脚洗净擦干，而后李二师以朱砂将道符写在他们的脚心上。另外，戏中有上刀山之前，阴阳先生手持令牌(相当于惊堂木)往桌上猛地一拍，捆绑刀山架的铁索顿时自动打开一段情节。据说，这块木制的令牌是空心的，中间装满了各种草药和道符。在扫台之前，刀山已然绑好。演出过程中，李二师每天要围着刀山架转一次到三次，仔细查看。

## 二、最后的演出

麻地沟刀山会是以能仁寺为中心的大型庙会，也是演出目连僧救母连台本戏的献戏盛会。其会期很长，从正月十五踩台唱戏始，连演8天阳戏、7天阴戏(目连戏演出背景在阳间，谓之“阳戏”；背景在阴间，谓之“阴戏”)，最后在二月初一“上刀山”的高潮中结束。

1945年正月，民和的天气相当寒冷。许多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演出的人穿着翻毛皮袄，有的观众为看演出，把脚都冻了。虽是如此，大家看戏的热情和兴趣却没有丝毫减退。

第一天的演出从正月十五的巳时二刻起。正式扫台之前，戏台上便响起了锣鼓声。鼓手们打一段间歇片刻，接着再打，用以招徕观众。据说，这段锣鼓点叫《雁落沙滩》。等观众到得差不多了，便开台演戏。首先是黑虎扫台。扮演黑虎的演员是官庄的，名叫石生林，当时还不到30岁。他勾着黑花脸，戴黑扎，穿黑靠，足登厚底皂靴，手拿竹节鞭。上得台来，他跳到一张八仙桌上，数板云：“家住四川峨眉山，九龙铁锁把虎拴。先有我，后有天，我比天大五百年。”而后说：“哦——，我黑虎下山扫台一回。”说罢，从桌上跳下来，对观众说：“一干二净了！”然后便开始打四门。打四门时，黑虎打一个门做一个动作。从观众席上看，他是从台口进入舞台，持鞭从右边上场。先右再左，先前再后，每次回到中间都有一亮相，口中喊道“哈哈！”打完四门，大家一声吼，顿时锣鼓喧天，黑虎踩着锣鼓点往后台走去。下场后，台上响起了鞭炮。炮声过后，一穿便装者(相当于检场人)走上台来喷洒净水。这就算扫台结束。

以上这段扫台经过,现存的剧本上是没有的。不知是否存在于失火前的老本之中,抑或是这一地区民间搭台演戏开始都有扫台仪式,形式差不多,所以不用往本上写?

扫台毕后,正戏开演。开魔演子(俗称演词人,此四字疑为“开幕演词”)身穿黑色道袍,头戴方巾,走上台来。他从《东游记》、《南游记》、《西游记》、《北游记》、《中游记》引出了《目连宝卷记》,说起全剧的大意。其中谈到演戏的目的是祈求神灵保佑这方百姓平安如意。

之后,四大天王分别持宝剑、黄龙伞、琵琶、狐貂上场,先要再念。佛爷(即释迦牟尼)上场登座(坐在高桌上),他脸上画着慧眼。扮演钱达婆的演员是红庄的甘文辉。这天戏的最后是打龙王。手持降魔宝杵的韦陀在锣鼓声中上场,上场后,他“嘿”的一声一个漂亮的亮相,便开始耍杵,然后打龙王。他三进三出追着龙王打,边追边耍杵,每次的动作均不一样。台下的观众被这精彩的场面吸引住了,连连叫好、鼓掌。于是,负责维持秩序的人将一张纸卷成喇叭状,放在嘴边冲台下高喊:“大家安静!不要乱嚷嚷!”好一阵观众才安静下来,使下面的戏得以演下去。演出至未时二刻止。

散戏后,大家意犹未尽,纷纷谈论韦陀耍的杵如何好看。许多驻地官兵因故没看上头场演出,听到人们的议论,便要求次日重演。于是第二天正月十六,免去扫台仪式,从四大天王上场开始,将“白云犯戒”这本戏又重新演了一遍。扮演韦陀的演员名叫王进林,他平日里最爱看戏,也好练武术。他表演韦陀耍杵一段是显出了真功夫,所以才那么精彩。

以后几天的戏码是这样安排的:十七日,员外上寿;十八日,父子从(充)军;十九日,天仙送子;二十日,员外下世;二十一日,刘氏开斋;二十二日,刘氏归阴;二十三日,目连出家;二十四日,阴曹救母(即一殿寻母);二十五日,锯解地狱(即二殿寻母);二十六日,抽肠地狱(即三殿寻母);二十七日,油锅地狱(即四殿寻母);二十八日,砍头地狱(即五殿寻母);二十九日,拔心地狱(即六殿寻母);二月初一,刀山地狱(即七殿寻母)。

饰王灵官的是今年已经 85 岁的王进贤老人。饰达摩的是王进良,他把胡须(髯口)戴在头上权当头发,穿着袈裟,露出左臂。将白灰与煤和在一起,均匀地涂在脸上,并点上红点。他上场后,先“哈哈!”一亮相,然后坐在围着布的桌子后面数板。念这段词时,是以舌头当“板”来伴奏的。桌上还扣一木制的钵盂,一般是作为木鱼来敲的,在吃饭时就当碗用。

在剧中,萝卜丝儿兄妹三人,其兄名伊俐丝儿,其姉名金枝。金枝又叫“蛮丫头”,她表演时拿着一条手巾边唱边舞。演吃饭时转着碗吃,吃完这边吃那边。扮演萝卜丝儿(目连)的演员有石海云、石海清、范文环,以石海清表演最为出色。其中有“挑经挑母”一段(此段不见于现存剧本之中,可能属卷九被毁部分),目连将担横挑着走,经在左,母亲画像在右。来到树林边上过不去,树林以旗子表示。于是天王下旨把道路闪开,顿时旗分左右,让目连过去了。唱到“娘啊娘,您是我的亲生母……”,目连点了三炷香,双手合十,走到台口,唱得很有感情,看戏的人无不感动得掉泪。

演十殿地狱是以不同的道具来体现的。如油锅地狱,便是将一口大柴锅抬上来,扮小鬼的人假装在拉风箱烧;锯解地狱是两个小鬼在拉一破板子用的改锯,嘴里还发出锯锯的声音。

剧中的伴奏乐器有大锣、小锣、堂鼓、板鼓、干鼓、镲钹、唢呐、梆子、弦子、板胡、二胡等。这些乐器演完后曾存放于能仁寺,1958 年办食堂后不知去向。

其唱词多为七字句,或为三、三、七的句式,还有一些字数不等的长短句。王存湖老人曾给我们哼了几段剧中的唱段,有一段是这样唱的:“家住南京应天府,婆罗门下有家园。”这支曲子的曲调,应该说是剧中的主旋律。许多曲调,似乎就是其变奏。另有一些唱腔最后一句是帮腔,有腔无词,拖腔是后台跟着唱,并有乐器伴奏。有的唱腔拉得特别长,有点像顺口而歌的民歌调。

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二月初一表演上刀山了。上刀山的前一天晚上,下了一场雪,约有半寸多厚。那天,绑刀的四根木杆上插着青、白、黑、红四色旗以示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当戏演到人曹宣布,刘氏夫人倒埋当阳古佛,造下罪孽,将之打入刀山地狱时,参加这场演出的全体演员便一齐下台。阴阳班子从山上的能仁寺下来,带着饰刘氏的许存良与饰黄风鬼的马克英以及饰王灵官、元帅、崔元帅、值日功曹、地曹、人曹的演员,骑上早已备好的披红挂绿的马匹,会友们牵着马,四个戴面具的小鬼在前面开路。一行人先来到戏台边的两座下庙(即红庄和官庄的土主庙,作临时后台用,后被毁,现又重建)进香拜佛念经,然后到上庙(即能仁寺)的霄祖殿、过亭殿、歇马殿等处念一通经,再烧香拜佛。两位

上刀山的主演将脚洗净擦干，李二师以朱砂将道符写在他们的脚心上，再将鞋穿上。

而后，众人又骑马下山，来到戏台上各就各位：四个小鬼在刀山边的四个角站定，王灵官镇守南关，关元帅镇守东关，值日功曹镇守西关，均坐在高座上（即用两张八仙桌摞起来，上面再放一把椅子）；崔元帅、黄风鬼、地曹、人曹镇守北关，均坐在低座上（即一张八仙桌上再放一把椅子）。刘氏夫人和黄风鬼被人从马上抱下来放到刀山旁的条桌之上。一切准备就绪，执事的李二师披发仗剑，口念《铁山镇》中的咒语。念罢后，猛然抓起盛满草药十天符的令牌往桌上一抽，口中叫道：“开山了！”如是者三次。于是，捆绑刀山铁链上一把将军不下马的大锁自动打开，铁链也随之坠落在地。这时，人曹喝道：“黄风老人，把泼那鬼打上刀山！”于是刘氏夫人和黄风鬼脱掉鞋袜，迅速从条桌上跳下来，四个小鬼和黄风鬼追着刘氏夫人，围着刀山左三圈、右三圈地转，最后刘氏被逼从南面上了刀山。

一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紧张地观看。只见刘氏通过铁门槛，手抓绳环，一步一步地往刀山上爬去。人们看到两只白白的脚在锋快的刀刃上移动，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大气也不敢出。马家军的一个骑兵副军长本不大相信演员真能在刀刃上行走，他拿着望远镜看了半天，才相信了。当刘氏上到天桥后，因天桥太窄，他穿着布衫勉强通过，便担心身着靠甲的黄风鬼过不去，便抛开剧中人物的身份，冲下面大喊道：“老黄，老黄，你把靠甲脱掉，不然天桥太窄过不去！”

此时，下面的人曹官又喝道：“黄风老人，把泼那鬼打下刀山！”黄风鬼答声“遵命”，迅速脱下靠甲，踩着“铁门槛”，从北面也上了刀山。刘氏见此，便离开天桥，从南边下山。当下到山根时，黄风鬼也到了天桥。这样，刘氏被黄风鬼驱赶着第二次从北面又上了刀山。他们就这样一上一下，表演着踩刀刃的绝技。每上一层刀梯，便将贴在刀面上的道符撕下，揣在怀中。

上完刀山，戏也就演完了。不少人围住许存良和马克英，向他们讨要从刀上扯下的道符，以求消灾免祸，祈福安祥。二人也慷慨赠送，不过，一张道符得用一块钱来交换。随后，二人在众人的陪同之下骑马来到能仁寺休息。次日二月二，许存良和马克英清晨起来后，便依次给手中供奉的神佛菩萨降香念经，并告之演出成功，请求神佛菩萨能使他们如愿以偿。

### 三、对麻地沟刀山会的几点思考

#### （一）渊源：关于元宵节耍社火

在麻地沟进行调查时，乡民谈到自己先祖之所以流落到此时，均异口同声说是因洪武初年元宵节耍社火得罪了马皇后。而刀山会的演出也恰是在上元之日，查各地目连戏，没有在上元节演出的。

中原一带，元宵节耍社火的习俗很早就有了。宋时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二十三《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有“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呈”句，并自注云：“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从中可知，早在宋时，元宵社火的节目就相当繁多，大概记也记不全，但归根结底就是一条，以滑稽逗笑来吸引观众。在《梦粱录》卷一“元宵”条中，也记载了南宋临安耍社火的热闹场面。明金木散人的《鼓掌绝尘》月集第三回中，特别描写了南京上元节的社火景象：“更有那小儿童带面具，跳一个《月明和尚度柳翠》，敲锣敲鼓闹元宵。”另外，元杂剧《王矮虎大闹东平府》第三折，也描述了东平府上元节社火的热闹景象。这也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耍社火主要内容就是乔装改扮成社会的各色人等或戏剧说唱中的各种人物来取悦观众。所以，民和百姓传说其先祖因元宵节扮大脚马猴而获罪，不是没有可能。

举家迁徙到这里的乡民，虽然因元宵节耍社火而获罪，但是他们却没有因此而把这古老的习俗摈弃，而是继续了下去。因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调查当地闹社火的详情。但推想，滑稽调笑的说唱及惊心动魄的杂技之类，肯定是社火中不可缺少的项目。

现存刀山会剧本在许多卷中，科诨的成分占了相当的比例。如“员外上寿”，真正写上寿的内容不足五分之一，而五分之四的篇幅是写伊俐与厨子、金枝与丫鬟的对话，当地的土语、歇后语、俏皮话充斥其中，不乏有荤谜素猜、荤素相关者。同样，“父子从军”中的科诨表演，也占了三分之二以上。这些科诨表演，多为两人，有时也两人以上，一捧一逗，这当是借鉴了参军戏的表演。而上刀山的表演，比之“惊险惊心的百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目连宝卷记》传到民和，最初就是作为耍社火的节日之一进行演出的，以后才渐渐分离出来，成为元宵节单独的戏剧表演。

在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迎新”条记载南宋时杭州一带的社火中有“以木床铁擎为仙佛鬼神之类，架空飞动”的“台阁”表演。所谓台阁，就是绑缚高架，由人装扮成戏剧人物，登上高架，众人抬起游街。而刀山会的表演，却是架木为山，并两面缚刀，由演员装扮成剧中人物刘氏，登上刀山。这种表演形式，是否由社火中的“台阁”表演而生发开去？

## （二）关于目连剧本

麻地沟刀山会剧本所述之目连救母与内地流传的目连故事有很大不同，包括情节、人物关系、表现形式等等。而且，剧本开始提到《目连宝卷记》，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最原始的戏剧演出本，是否根据一部叫做《目连宝卷记》的书改编；换句话说，乡民所说其先祖从南京带到民和的本子，是否就是《目连宝卷记》呢？

现发现有存本的明代目连宝卷只有两部，一部为北元宣光三年（1373年，即洪武六年）金碧写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简称《升天宝卷》），残存下卷，郑振铎旧藏，今归国家图书馆；另一部是《目连连尊者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简称《升天宝卷》），残存中、下卷，傅惜华旧藏，今归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但这两部宝卷与民和刀山会剧本内容相去甚远。

从间接的资料中，寻觅到明代目连宝卷的资料有这样两条：一是明嘉靖七年（1528年）刊刻的《销释金刚科仪》卷末题记云，奉佛信官尚膳太监张俊，同太监王印诚造的十六部宝卷中，就有《目连卷》和《香山卷》等；二是有一部明刊罗清（1442—1527年）所著《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宝卷》，第二十四之中，列出“外道”宝卷二十种，其中也有《目连卷》。这就是说，在明嘉靖初年甚至更早，便已出现了目连宝卷的刊印本。遗憾的是，这些宝卷只列了简名。由于没有列出全称，使我们无法知道上述提到的《目连卷》的具体内容及与《升天宝卷》抑或《升天宝卷》的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明初的洪武到中期的嘉靖年间，以目连救母为题材的宝卷已经是较为普及了。

历史记载，明中叶以前，明王朝确实不断颁布旨令，将内地百姓移民到边远地带屯田。明成祖建都北京之后，对南京一带建文帝的子民仍怀有戒心，陆续将那里的一些百姓发配到边远地带。这些移民或不乏有会唱宝卷者，他们随身携带目连宝卷，到达新迁之地后，仍保留着正月十五闹社火的习俗，同时开展一些娱乐活动，也许唱宝卷就是当时的主要活动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乡民将自己的爱憎情感融入其中，使目连宝卷的内容也不断得到充实。这种演出活动还受当地民间戏剧和其它娱乐形式的影响，从本地域的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又将这一地区的风俗民情融入其中，逐渐演变成刀山会这种戏剧演出形式，也不是没有可能。

刀山会剧本内容拙朴，独具特色，较少受内地流传的目连戏影响。剧中的“白云犯戒”，属目连前传事，但其内容别具一格；“员外上寿”，萝卜还没有出生，是伊例给傅相祝寿；“父子从（充）军”，写傅相父子发配云南事。在一些剧种的前目连中，也有傅相被诬充军的情节，但都不是到云南。而明太祖时，大将傅友德曾领兵攻取云南，完成统一大业。剧中傅相招认“想当年在云南我门下有一名祖军”，或为折射傅友德进攻云南事……所有这些，均与通行的目连戏差异很大。

以此推论，刀山会剧本最初是据移民从南京带去的目连宝卷而改编。宝卷内容或许包括了“白云犯戒”、“员外上寿”、“父子从（充）军”等古朴内容，最初表演时也只是吟唱形式。在以后的数百年里，演出形式逐渐发生了改变，如分出角色、进行化装等，并吸收了戏剧表演的形式和手法，不断被修改、充实，成为现在的样子。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目连宝卷传到民和的时间应为洪武末年到正嘉之前这段时间，而戏剧演出本的出现或许更晚一些。

## （三）目的：关于酬神许愿

目连戏作为中国戏剧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剧，以刀山会的形式演出，显然与佛教的传播有关。其目的正如《目连僧救母》序言中所言，是宣讲孝道和劝人向善：

刀山盛会几度兴，目连救母尽孝心。

利刃脚下放寒光，舍利头上发紫云。

谨劝世人莫作恶，细观天理分清明。

承前启后数百年，经久不衰永常春。

当然，麻地沟举办刀山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酬神许愿。元宵节又名上元节，传说这是上元

万方数据

天官赐福之日。民和较青海其它地方，气候相对暖和，耕牧漫野，商贾甚盛，但却瘟疫猖獗。远的不谈，仅以民国时记载为例，1926至1929年，民和乐都地区连年发生旱灾和瘟疫；1933年至1940年，青海东部旱涝相继，时疫蔓延。所以，百姓以举办刀山会的形式来祈求神灵保佑。剧本开头曾这样写道：

我小庄上学了一台丑戏，打鼓的不会锣鼓，装官的不会法度，当神的不会脚步，唱旦的不会闻人鸟语，耍尽与人欢乐。保皇也尔，保皇也尔。祝告天地龙神，虚空过往，八位土主，牛王马祖，一寺八庙，本方土主，保佑和会人等，大的无难，小的无灾，牛羊满圈，骡马成群，吉祥如意，万事亨通…

这段话非常明白地告诉观众，这出戏的演员均不是专业水平，他们演出的目的除了自娱自乐而外，还有祈祷过往神灵和本方土主来保佑这一方的百姓无灾无祸、万事如意。

其实远在唐代，内地的东南地区就有以“踏火登刀”形式来祛病辟邪祈福的。著名诗人刘长卿在《送宣尊师礁毕归越》一诗中这样写道：

吹萧江上晚，惆怅别茅君。

踏火能飞雪，登刀入白云。

晨香长日在，夜磬满山闻。

挥手桐溪路，无情水亦分。

刘长卿为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进士，曾官睦州司马。睦州辖境即今浙江桐庐、建德、淳安三地，北宋宣和年间改名严州。诗中的“踏火”是一种巫术舞蹈，即赤脚在白炭上行走，第二天火灾时观察灰的纹路以卜凶吉。“登刀”就是指攀登刀梯，这与民和目连戏的上刀山应为同一种表演形式。诗中的宣尊师就是一位能踏火登刀者。从诗中“挥手桐溪路”可知，这位宣尊师应是在桐庐或周边地区表演“踏火登刀”之后与作者分别的。睦州距南京并不是很远，或许明初南京一带也有以“踏火登刀”形式来祛病祈福。前说，明中叶以前，明王朝便不断将内地百姓发往边远地带。由是，攀登刀梯与唱目连宝卷两种艺术形式也随之流传到了这些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艺术形式逐渐结合起来，以目连戏上刀山的演出形式来达到祛病祈福并自娱自乐的目的，也未可知。

目连戏中一般均有扫台仪式，但民和刀山会以“黑虎”扫台却较为独特。台词中说他“家住四川峨眉山”，这或许受川剧中《赵公明摸虎》的影响。传说“黑虎”姓赵名朗字公明，为钟山仙人。张道陵天师入鹤鸣山修炼时，收之为徒，使骑黑虎，守护丹室。天师丹成，分丹饵之，遂能变化无方，形似天师。天师命守玄坛，奏请天庭封为天将，道称正一玄坛赵元帅。《封神演义》中也有赵公明伏虎的故事。“黑虎”在目连戏中是经常出现的角色，但不在扫台中出现。郑本目连戏“三宫奏事”中是以丑扮赵元帅的，他开场白云：

铁鞭铁索手中提，黑虎闻风步步随。

如意一心扶日月，玄坛千古显威仪。

乾隆五色本《劝善金科》中赵元帅的扮相是“戴黑貂，扎靠，持鞭”。可见，这位能降伏猛虎的赵元帅公明，其凛凛威风足以让各类妖魔鬼怪闻风丧胆了。而在民间，赵公元帅通常是作为财神的形象出现的。刀山会中让他登台驱鬼打四门，恐也有让一切鬼魂远离此地，让这方百姓丰衣足食，商贾财源茂盛。

民间二月二这天素有“龙抬头”之说，这天还是土地正神的诞辰之日。土地神亦称社神，他在中国道教神系中是个地位低微的小神，但百姓认为土地养育万物、使人生存，因此在固定的时间祭祀，以酬其功，希望他能保佑本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举乡殷富。刀山会剧中的土地神叫土主，他虽明哲保身，却也诚实有加。他将自己管辖一方的所有善恶之事如实上报，不敢有丝毫隐瞒，包括阿佛驾下白云和尚的所作所为。从中，体现了麻地沟一带百姓对土主的信任和崇拜。所以，刀山会二月初一结束后，主演们并没有马上归家，而是在次日土地爷生日这天，依次给上庙（能仁寺）的神灵们上香叩拜，感谢神灵保佑其演出成功，使他们如愿；并不忘到下庙（土主庙）去虔诚地祈祷还愿，祈求土主能继续荫庇他的子民。

以上是我们赴民和县麻地沟调查目连戏的报告和一些不成熟的想法。麻地沟刀山会的剧本内容

# 青海目连手抄本述略

霍 福

**【摘要】** 目连戏是中国戏剧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宗教剧,被称为中国戏曲的“戏祖”和“活化石”。青海目连戏作为一个剧种已经消亡,仅存的剧本《目连宝卷》手抄本成为这个剧种的一份遗产。一般认为,《目连宝卷》是在目连说唱本《目连救母幽冥宝传》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在青海民和,同时发现了目连戏剧和目连说唱两个手抄本,因此显得弥足珍贵。本文介绍了这两个手抄本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 青海目连;目连戏;目连说唱;手抄本;内容简介

**【中图分类号】** I207.3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06)03—0115—05

青海目连现存有两个手抄本,一是戏剧本《目连宝卷》<sup>[1]</sup>;二是说唱本《目连救母幽冥宝传》。这两个散佚近一个世纪的手抄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青海日报社高级记者辛存文和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教育局指导员范文翰先生在民和麻地沟发现,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由此,目连戏作为一个地方剧种也被收入《青海省志·文化艺术志》<sup>[2]</sup>中。

手抄本《目连宝卷》据说原为南京皇家寺院、碧峰寺能仁禅院的镇院之宝,后院中高僧不满朱元璋因元宵社火讥讽马皇后脚大而发配竹子巷(音译)人到西土,遂于洪武九年带着宝卷,与发配者一同来到民和麻地沟,另建能仁寺,将《宝卷》密藏寺中。<sup>[3]</sup>

能仁寺在民和县城西南约20公里处的东沟乡麻地沟村的大龙山上,故名“大龙山能仁寺”,俗称“麻地沟寺”。又一说法是该寺原系南京碧峰寺分而迁之,和尚派脉列辈与南京碧峰寺派脉出于一归,自认为是正统宗派(《目连宝卷》序言)。寺院供奉地藏王菩萨。目连戏的演出就是该寺组织的。上世纪40年代翻修寺院时发现,在

大雄宝殿左侧两根大梁上,书写着“建于明洪武”的金色字迹,还发现了包藏在梁背上的《目连宝卷》剧本。<sup>[4]</sup>

2001年1月,我国文化部专家组对青海目连戏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青海民和现有的《目连宝卷》戏剧剧本在我国戏剧史上属前所未有,而且在我国黄河以北也是第一次发现目连戏,在黄河以北是青海独有”。现今,作为宗教剧的青海目连戏已经消亡,手抄本成为这个剧种的一份遗产。

## 一、《目连宝卷》的主要内容

剧本《目连宝卷》共10卷,除第9卷原有6册外,其余各卷为1册。上世纪60年代,第5卷和第9卷共7册书被毁。现存的10卷本中,第5卷和第9卷各1册为后来补充,其文字和风格与其它各卷有别,剧情简单,内容也较为简略。这10卷是:《白云犯戒》、《员外上寿》、《父子从军》、《天仙送子》、《员外下世》、《刘氏开斋》、《青提归阴》、《目连出家》、《阴曹救母》、《刀山地狱》。

各卷的主要内容是:

可说是非常独特,表演方式别具一格,在演出过程中举行的各种仪式,也很值得研究。总之,民和麻地沟刀山会演出,对于考察目连戏的渊源流变、目连戏与目连宝卷的关系,研究民间戏剧与民俗以及乡村祭祀还愿戏与庙会社火如何巧妙结合等等,均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所以,这一宝贵的民间文化亟待抢救。我们期盼着麻地沟的目连戏能重现昔日之风采。但这项工作需要更多人的关注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因此,抢救保护目连戏的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 劲草,男,社会学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文化学。

胡文平,女,青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社会学副教授,青海师范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文化学。

万方数据